

◎百年辉煌

# 电从远方来

杜文娟



吴涛站在西藏阿里地区一个叫霍尔的地方欣赏美景时，一个稚气的声音问道：什么是电？这是一个穿藏袍的小男孩。有人抢着说：电嘛，是一种能源，很暖和的东西。男孩更加好奇地问：电从哪里来？一位小伙子指着雅鲁藏布江流去的方向说：电从远方来。

吴涛暗自念叨，要是在这里建一座变电站，把电送到千家万户，百姓生活就能提高。半年之后的2020年3月，吴涛接到任务，果真来到这里，参与220千伏霍尔变电站建设，这是阿里联网工程的一座重要枢纽变电站。他所在的陕西省送变电工程公司，承担土建建筑施工、电气设备安装调试及投运，他是电气负责人。工作全面展开后，更能体会到生命禁区施工的难度。4650米的海拔，含氧量是平原地区的一半。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在冬季和大约在冬季的藏西高原，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冻土层厚，管道冻裂。好整浩的吴涛，竟然一个月没有洗澡。有位同事一件棉工作服，从3月到霍尔，一直穿到12月返回西安。

高寒缺氧使人变得不够敏捷，连呼吸都困难的职工，每天都得上高爬低。土建劳动强度更大，有人晕倒，有人突发心脏病。简单的感冒都可能引起肺水肿、高原反应，疫情期间，发热患者更不敢轻视。为了保证工程进度，重要岗位配AB角，A角无法上阵，B角立即补上。机器同人一样，能效严重。经验丰富的他们，面对熟悉的工作，常常力不从心，但依然严谨操作，认真检查，以达到质量和标准工艺要求。吴涛坦言，从业以来，参与过大大小小上百座变电站建设，霍尔变电站最艰辛，也最刻骨铭心。

荒漠中忽然长出一座现代化变电站，吴涛希望迎来那个孩子，把他拉进用保温材料建起的变电站，感受电的魅力，体悟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成为电源，都能发出光和热。

当一座座铁塔闪着银光，披着彩虹和朝霞，架设在霍尔变电站时，吴涛们非常清楚，他们不仅超越了自己，更创造了人间奇迹。2020年7月26日，阿里电力联网工程全线贯通。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运距最远的超高压输电工程，是继青藏、川藏、藏中电力联网工程之后的第四座“电力天路”。阿里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接入全国大电网的地级行政区，这个工程结束了阿里地区孤网运行的历史，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用电难问题，该线路可为边远村寨、边防哨所供电，对治边稳藏、巩固国防作用巨大。

二

作为送电人，风华正茂的李小军足以骄傲，他参加过4条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参与过的3条输电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他本人获得陕西省电力公司优秀班组长、国家电网公司川藏电力联网工程先进个人、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等荣誉。

按照一年半一个工程计算，他参加过10多个输变电工程建设。从2008年全国第一条±800千伏的云广输电工程，到2016年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电线路最长、输电容量最大的线路工程——±1100千伏新疆昌吉到安徽古泉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再到海拔最高的川藏联网工程，从普通工人、项目技术员，到全面主

老游是个背包客。

之所以背个包行走江湖，走村穿巷，不是他有很多闲钱，而是因他在乌蒙山区扶贫。按照老游自己的解释，平日里背个包下去，也是为了工作方便。

虽然老游远在云贵高原，但是我跟老游的联系，还算畅通。

老游曾用“盲盒”的名字给我寄过东西，我怀疑他肯定知道我的“盲盒”。

一天，一个来自赤水之源的快件包裹寄到我的雅居。说真的，那天比较奇怪，平素快递员敲门的声音没有了，代之事先给了我一条信息，告知我有包裹9点45分即将到达，请注意收件。

收件条件还要告知如此详细，网络上的物流信息不是很清楚了吗？

老游又给我寄什么东西过来？我去过他蹲点的地方，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玉米棒子长在山上，高低起伏的玉米林，在山的每一处坡地，弧形或扇形生长，有一点空地，就种一株玉米。

那地方压根不生产水稻，没什么平地，而且还难以蓄水，不好种东西。老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理促狭，刀耕火种。因此，这里的人不富。

我知道老游在乌蒙山。他说过要把穷根挪一下。

持施工生产工作的副经理，他在业内逐渐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从最高走向最高的电网建设铁人。

李小军1994年接父班时才16岁，上了两年咸阳电力学校，同父亲当年一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见证了中国电力工业蓬勃发展，为中国电力出了一份力。工业兴国，电力先行，无论是西电东输，还是脱贫攻坚，电力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送变电人更是先锋队和播种机。送电人大多在无电区施工，深山老人迹罕至，风景格外旖旎，尽管辛苦，也见识了秀美山川，了解到各民族风土民情，练就了与各种人和睦相处的本领。

施工从开挖浇筑塔基开始，然后是组塔、架线、输电。通常情况下，一座铁塔与一座铁塔之间相距500米，铁塔高度30到70米不等。如果跨越河湖、深谷，最长跨度1400米，铁塔一般在两座山顶，塔高可达160多米。在这样高的铁塔与铁塔之间安装间隔棒，从地面攀爬到塔顶，需要半个小时，工具和饮水随身带，有的间隔棒四五十斤重，体力消耗非常大，午饭得用绳子吊上去。风雪天和冬季，高空作业风险更大，冻伤、刮伤的人有之，李小军就受过这种考验。

最险不过高空走线，最难不过峻岭组塔。在逶迤千里的山间建塔架线，看似宏伟高大，实则劳神费力。缓坡地带，材料由马帮驮运，陡峭处，索道运输。每座铁塔基础材料40到80吨不等，钢材材料10多吨，总用料也有上百吨重的，都从山下运到塔基所在位置。

李小军参加工作20多年，8年在四川施工。在大凉山的美姑昭觉一带，259个塔基，建了120条索道，创下四级索道联运纪录。索道的每级平台上驻守10多个工人，吃住都在帐篷里，一住就是半年，除了装卸货，还要保障索道畅通。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他，得保证每个施工人员安全，每座塔基都要走到。有一次早上8点出发，从1500米爬到4000米，单程20公里，下午6点才到。

野外施工危险无处不在，在江油一个山顶，正在做导线压接的他，钢丝绳断裂，随着一百多斤重的压机往山下滚，四五十米后才停住，一条胳膊当即红肿疼痛，担惊受怕地走到山下，红肿消失，不治而愈。一次在甘孜押运工具和设备到施工点，卸车以后，只剩他一人，搭个彩条棚看场，施工车辆在头边碾来碾去，他只能忍耐，战战兢兢到天明。在川北一处深山，泥石流场方冲毁了道路，中断了通讯，人员伤亡惨重，两天以后，才调来卫星电话，家人工友接到电话，能听到彼此的哽咽。

三

1968年出生的曹浩平说，1997年左右，在西昌附近的彝族地区施工，引起一个彝族孩子的好奇，如今，孩子长成了小伙子，就在他们施工队干活。送变电人就像当年红军长征，走到哪里，就跟随着和拥护者。前几年，他回到曾经施工的川西，由于老百姓用上了电，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建起来了，街道变宽了，读书的孩子增多了，他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从事的职业欣慰。

送变电工作聚少离多，跟工友同处一室的时间比老婆多。有一次母亲胆结石痛得上墙，他乘火车坐汽车一天一夜赶回家，母亲已经手术完毕。有天晚上给基塔浇筑混凝土，一回头，3个工友少了1个，四处查看不见踪影，刨开混凝土拽出工友，已经奄奄一息。用对讲机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呼叫，经过接力救援的救助，终于把工友送到项目部医疗点，转危为安。山区施工，山下单衣，山顶棉袄，白天下雨夜半飘雪。孤独莫过于住帐篷，没有信号，没有电视，车轱辘话了一遍又一遍，说着说着倒头睡去。在东北和新疆哈密施工时，气温常常零下20多度，那叫一个冷爽。

说这些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平静，当说到湖北的工程获得了鲁班奖，瞬间，他的眼里闪过灼热的光芒。

为确保第十四届全运会在西安顺利举办，翟小亮带领班组成员在西安东北部做330千伏架空输电线路迁改落地工作，高铁只允许在夜间窗口期施工，他们连续4个晚上拆除了两条跨高铁线路。近一年来，他们已经跨了20多次高铁、铁路、高速公路，还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扩建，迁改了电网线路。这种需要多方配合、时间紧迫的施工如同打仗，不但跟时间赛跑，还得确保安全。

与曹浩平同龄的翟小亮，30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施工，在康定到崇州的康崇线施工时，一年用坏了3部手机，雨衣雨鞋是基本装备。广西、广东的丛林，冷不丁冒出胡蜂和一寸多长的蚊子，蟒蛇更是可怕。早蚂蚱稍不留心就钻进皮肤。每次施工要带降压药、防蚊虫药膏、去蚂蚱的食盐。偶尔粮食补给不上，会在雪地捡拾松子、采摘野果充饥。

翟小亮是一位“送二代”，同事中，祖孙三代一个单位的人不少。所以大家把企业看得很重，干活也卖力。企业兴旺，家庭才会富裕。童年记忆中，父亲年初出门，年末回家，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有一次在南方施工，一条小腿被什么东西咬

◎小小说

## 包裹

刘帆

且看看包裹，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小心翼翼打开封口，剪掉外包装，沉沉的一袋东西。说老实话，我早就好奇了，别不是什么玉米棒子甜高粱、马铃薯吧，特产虽然是特产，如果寄这样的物产，运费那么贵，有点糟蹋人民币，不划算。

谜底终究解开。袋子、气泡棉，包装蛮好的，老游这人啊，重感情。去年去那里看他，我只是带了两瓶二锅头过去。土是土了点，但好歹是他爱喝的。他蹲点那个地方，古代属于芒部，他用了刺梨酒招待我。我翻起了芒部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芒部、水西一带的《竹枝词》说“尖头鞋子细花装，偏向邻家约女郎”说“尖头鞋子细花装，偏向邻家约女郎”。哎耶耶，明清时芒部、水西的苗族，打着遮阳伞，担着刺梨酒，陪送新娘

娘。这种极富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民俗场景，至今仍可见到。老游啊，怪不得你变了，入乡随俗了。不光是他，连我也是，回来时，还不是拎着两瓶！《本草纲目》记载，称刺梨酒可解酒、消积滞，这个不得不信。总之，不虚行程。

上次在老游那里，东游西荡，倒忘了问他“芒盒”是啥意思？后来一琢磨，或许是在芒部遇到什么宝贝，就词不离口跟我吹起“芒盒”吧？我还真得搞清楚这是个什么宝贝。

袋子终于打开。首先是一封信。信当然是写给我的。开头就说“盲盒”，我以为眼花了，“芒盒”变成了“盲盒”。

看完后，确信他没有写错。之所以没有写错，是因为信的下面说到一些类似“陨石”的石头，老游说是在赤水之源的瀑布下寻到的。他说我懂音乐，收藏着超

了，疮痍一直不好，在西安好几家医院看过，直到退休，黑印子还没有消失。比起父辈们住牛棚羊圈，基础材料全靠人背马驮，现在条件好多了。最愧疚的还是对家人，女儿刚满月他就外出，回来时女儿已经牙牙学语。

同为“送二代”的李小军也有同样经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有一天老师批评儿子，为什么不完成作业，儿子说，我家来人了。老师问，你家谁来了？儿子回答，我爸回来了，一高兴，玩忘记了。

吴涛谈及儿子，也有些遗憾，没有陪伴儿子一同成长，总觉得差点什么。

四

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送变电工程大部分在千里之外，属于男人的天下。有这样一些女性，足不出室，以电脑为业，为工程注入科技含量，青春靓丽的王媛就是其中一员。

何鑫刚创新工作室以王媛的师傅何鑫刚命名，师傅到管理岗位后，由她担任创新工作室组长。一个工作室出了3名“陕电工匠”，在国家电网系统也属罕见，除何鑫刚以外，她和车菁同为女性。2012年，王媛自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研究生毕业，成为变电试验班技术员，一下子喜欢上了继电保护调试工作。团队经常驻厂联调，曾经4个变电站同时进行，忘记吃饭和下班都是常事。有一年300天都在厂家度过。第一个孩子在腹中70多天，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现在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工作重心依然如旧，入了党，还带了两个徒弟。她也逐渐成为智能电网调试全才，兼顾继电保护、光纤、通信专业，获得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科技进步奖2项，被列入地市级优秀专家人才后备名单。2021年，在国家电网标准三年创新工法计划中，有6家创新工作室入选变电组，何鑫刚创新工作室位列其中。

工作9年来，王媛参与了20多座智能变电站调试，其中750千伏西安北变电站、750千伏定靖变电站、750千伏南山变电站工程，都是里程碑意义的智能变电站，也是他们团队的代表作。当捧回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时，她的名字进入功勋册。

人的理想有时是从天空开始，1994年出生的王开照，就是被一个动力伞吸引的。那一年，他13岁。动力伞在骄阳下仿佛一朵流动的巨大花朵。他记住了动力伞上的几个大字——陕西送变电公司。

2016年大学毕业，他成为陕西送变电公司放线施工班的一名牵张机手，从事的就是当年动力伞的工作，这时在无电区架设了电缆，不需要动力伞牵引导线了。而且，无人机已经替代了动力伞。现在的他，不但能自如地操作无人机，而且能同时开动两台牵引机或张力机，将巨龙般的电缆通过牵引机和张力机，架设在铁塔与铁塔之间，翻山越岭，过州跨省，传输到远方。意气风发的他，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还入了党，获得国家电网系统多个奖项。班长司荣利和师傅刘亚宁，在同行业中成绩突出，放线施工班多次获得省公司先进班组称号。

陕西送变电公司自1950年成立以来，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上千人，经过几代人披星戴月，砥砺前行，足迹遍及28个省区，共建成各类输电线路2000多条、3万余公里，建成或扩建各类变电站260余座，获国家、省部级奖项上百次，为千家万户送去了光明，为城镇农村送去了电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薄片的陨石。这家伙，居然知道这块切片，不错，我爱屋及乌，将此石起名“盲盒”，好像我是南极归来的科考人员捡到的宝一样，特别珍爱它。

但是不是真的陨石，我难以考究清楚，这是一个做石料磨片的师傅切割给我的，他跟老游一样，说我懂音乐。

老游信上说，你鉴定鉴定，或许亿万年前，这里落了场陨石雨，山高林密，水至清，石头怕是有灵气的。老游的话，不像个扶贫的人，倒像个地理学家。

他的石头勾起我的好奇。我也学着师傅的方法切割打磨，然后，我把它置于专用显微镜下，果然看到神奇的一幕：花纹彩色小球一样，在显微镜下光怪陆离。

我蓦然惊呼，老游啊，老游，你寻到宝了。

## 雨中畅游流芳园

黄宗之（美国）

上一次到流芳园游览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这座位于洛杉矶杭庭顿图书馆里的中国园林离我家仅有5英里路程，自疫情以来它关门歇业了，不对游人开放。那园中的青山碧水、小桥亭阁、楼阁庭院在我居家隔离的日子，时常会勾起我对家乡锦绣山河的美好记忆。身处海外，内心难免会生出一丝丝无根漂泊的惆怅。自这座园林开放以来，我总是利用周末或节假日的空闲，开车去那儿，在里面走走看看，借那一番江南秀水，美丽景色来慰藉我心灵深处对故土家园的相思情怀。

出国头几年，我常常去去华埠，因为那儿能让我漂浮的心感受到根的沉静，还有故土带给我的乡土的温馨。每次在华埠街头漫步，看着耸立在街头象征中国古老文化的龙的雄姿和牌坊，沿着尽是中文招牌的街道行走，与一家家毗邻的中餐馆擦肩而过，穿过挂着大红灯笼、周边满是琳琅满目的珠宝店和传统中国服饰商铺的广场，我的内心会有一种故土可依和受乡情哺乳的感动。这类唐人街，多少给了我一些慰藉。可后来，随着国内一波又一波人移居海外，新移民流向洛杉矶周边的城市群居。在洛杉矶地区的东边，一个个华人聚居的城市接踵出现。尽管那些华人聚居的小城里，大街上到处是中文招牌，大型华人超级市场比比皆是，中小学里清一色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孩子，可那种能够润泽我心扉的中华文化精髓却不及以往。

几年前，我家邮箱里有一份来自附近杭庭顿图书馆的简报，上面预告图书馆里将开放一座新建的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我心一阵惊喜。

杭庭顿图书馆可是一个久负盛名的集图书馆、艺术馆与植物园于一体的大庄园啊。在这个鼎鼎有名的乐园里建一个中国园林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过去20多年里我去过几次杭庭顿图书馆。它始建于1919年，当年美国巨富亨利·杭庭顿买下了洛杉矶东边的207英亩土地，利用其中90英亩建起自家的大庄园。他和妻子酷爱文化艺术，致力于收藏世界各地珍稀版图书孤本、手稿、绘画及各种文化艺术品。这座大庄园里有3座独立的美术博物馆、7座大园林。这个后来捐赠给社会的杭庭顿图书馆，收集的600万册珍藏书与手稿中，有不少与中国有关的地图，诸如1547年由葡萄牙地图专家绘制的中国南部地图、马可波罗的第一版中国地图。杭庭顿生前还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和一些与中国有关的珍贵书籍。我听说过，杭庭顿认为世界上培养植物与园林设计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人的创造力，所以，他在80多年前就决定在自家庄园里建一个中国园。杭庭顿夫妇没有子女，死后把整个家捐献了出来，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文化艺术和园林研究的展示中心。

杭庭顿先生死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打造中国园林的计划未能实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海外华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提高，洛杉矶的华人潘纳克成为了这座图书馆的董事。1999年潘纳克去世，留下遗嘱，捐给图书馆1000万美元，指定这笔捐款用于建造中国园。于是，在杭庭顿图书馆建一个中国园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流芳园开园那天，我带着妻子来到杭庭顿图书馆内的中国园。这是以中国江浙一带园林为蓝本的园林，白墙青瓦的园林门口写着大大的中文字“流芳园”。它是依照苏州园林建造的。据说，建筑材料是从苏州运来，并从苏州请来50多位园林设计师和工程师。园中央有一个湖，平静的湖水映照着蓝天白云，湖里金鱼游弋，湖面上荷叶葱茏。湖旁四处是奇石异石、楼阁亭榭、曲径流水。自此后，我为全家买了杭庭顿图书馆年票，每逢节假日，我总会领着家人去园中悠闲漫步。身外异国，让自己沐浴在中国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里，领略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2020年底，这座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由9个园区18景组成的园林大部分工程完成了。它分别以春、夏、秋、冬四季命名，以桃、荷、桂、梅等林木展现四季不同的景色，我迫不及待想走进这座中国园林游览。就在2021年初，杭庭顿图书馆有限度地重新开放，我即刻上网预约，却因人们争先恐后，一两个月都没能约上。就在初春的一个周末，天下起雨来，我料定预约这天的游人有可能因下雨而放弃游园，便与妻子开车直奔杭庭顿图书馆。果然不出所料，因细雨绵绵，不少游人取消了原定计划，我们获得了临时准许，不经预约而放行。我与妻子兴致勃勃，撑开雨伞，迈着欢快的步伐走进了流芳园。园内清静，游人稀少，流芳园的石桥楼阁沉浸一片烟雨蒙蒙之中，给人一种丝丝入心的美好。那江南雨乡、小桥流水、青瓦白墙、长廊楼阁把我们带入似梦似醒的幻境当中。我们的心立刻安静了下来，放慢脚步在清幽静谧的园中撑伞缓缓而行，沿着青草花丛环绕的林间小径悠闲漫步，在新建的既有厅堂又有亭、廊、榭、阁的巨大园林里游览，内心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逍遥清新、淡泊自在。园中桃花争艳，湖岸柳枝轻拂，岸边曲径通幽，雨中的流芳园更有一番江南水乡的别样风情。我与妻子干脆收起雨伞，任绵绵细雨飘洒到身上，陶醉在这一片风光绮丽的美景里。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